

中山
文庫

法國革命史

下冊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楩 譯註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楩 譯註

中山
文庫
法
國
革
命
史
下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93644.2)

中山法蘭西革命史二冊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每部定價國幣拾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lbert Mathiez

楊人楩

中山文化教育館

上海河南中路

朱經農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艾羅、普里歐·得·馬恩四人與聖鞠斯特形成委員會之左派。他們深信目前的統治，必須與集結在各俱樂部的革命份子始終取得聯絡，滿足他們的要求，供養並扶助爲飢寒所迫的城市無套褲黨，鎮壓叛逆，更換高級軍事人員及行政機關。總之，要倚靠民眾階級來終止混亂局面，統一事權，而使一切服從。他們準備實行階級政策，因爲曾經吉倫黨所誘導的富人，逐漸與革命隔離，甚至傾向王黨。但是他們的同僚如杜里奧、羅伯林德、及加斯巴朗，則嫌他們過於急進，恐怕過於高壓可使整個資產階級投身反對派而增加困難，有系統地撤換貴族將領，則足以損害軍隊力量，因爲他們相信此輩將領仍是不可少的。至若富有天才的巴累，則依情況而忽左忽右。

公安委員會內部不能一致，自始即已表現。七月十一日，左派委員接連提出一切強硬辦法。聖丹德累提議將進討旺德郡軍司令比隆撤職。庫通舉發議會特使畢羅宋及沙塞之助長里昂叛亂。他更提議下令逮捕所有倫郡（Rhône）之議員，及宣布畢羅宋爲法外之人。（註三）國民大會亦通過一個類似的法令。次日，委員會爲對革命派提供新的保證起見，令屈斯丁立即回巴黎來答覆關於其軍中情況之質問。可是就在這一天，委員會在布碩特身上遇着一次失敗。布碩特提出任命迪特曼（Dittmann）爲比隆之繼任人，爲國民大會所拒絕。國民大會根據坎蓬提議而任命培塞爾（Boysser），但他不久因與聯邦黨勾結而被撤職。在這一次會場中還有一件更嚴重的事件，沙跛原已使議會通過一案，令各郡行政機關將所收到右派議員之信件送交各委員會；而杜里奧不願委員會中同僚之意見，使議會將此有力步驟推翻。他說：『這個法令只足以促成分裂，而我們現在應該努力團結。』杜里奧不同意庫通的主張，而忠於其友丹敦之調和政策，不願加重吉倫德黨議員所應負的責任。

大委員會之開端就是如此，誰也難預見其以後進展如何。可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向前逼迫牠。拉札爾·卡諾（Lazare Carnot）說：『革命黨並非生就的，而是變成的。』事實上，這批人是被迫而採納獨裁制的。他們本沒有希望如此，也沒曾預見到如此。意波利特·卡諾（Hippolyte Carnot）也說過，（註四）恐怖統治是『因窘極而有的獨裁制』，他的話是絕對不錯的。

七月十三日，艾羅·得·塞舍爾代表大委員會出席報告些不好的消息。康兌缺少糧食及軍需品，大概要被

迫投降。很受威脅的伐侖西恩，也會遇着同樣的命運。議會尚未散會，又得到沙洛特·科兌刺死馬拉的消息。這位偉大的科內伊之後人，是個徹頭徹尾的王黨。她常讀國王之友及小哥迪爾報 (*le petit Gauthier*)。是王黨，但不是恪守教規的。她不參加禮拜儀式。在將就刑時，她亦拒絕牧師爲她懺悔。她認爲吉倫德黨之叛亂是恢復王政的途徑。她具有古羅馬人的精神，當泳普方在卡恩檢閱國民衛軍而徵求志願兵時，她親眼看見卡恩人之不願投效，甚爲忿慨。她決定要給這班懦夫們一個教訓，才來行刺一位被認爲最仇視財產的山嶽黨，一位數月來被吉倫德黨控爲無政府黨及吃血者的人。她對裁判官說：『我殺了一個人，爲着要救十萬人。』(註五)

沙洛特深信她已消滅了無政府黨，卽山嶽黨。她却反而給了牠新的力量。

當晚在國民大會，沙波說這位人民之友被刺事件，是王黨與吉倫德黨陰謀的結果，此陰謀原定於次日，卽七月十四紀念日爆發的。他使議會通過逮捕沙洛特事前曾走訪過的德俾累。庫通認爲王黨與吉倫德黨希圖解散國民大會，救出年青的太子，以便擁之爲王。他主張逮捕卡爾發多斯郡的議員，及將業已逮捕之吉倫德黨議員解送革命法庭。這班人應替馬拉償命。可是在這一次，公安委員會又表示分裂。前一天曾保護因通信關係而受威脅的議員之杜里奧，現在又反對逮捕卡爾發多斯郡議員案，並得有德拉夸之擁護。國民大會雖僅通過逮捕福失一人，但牠不久仍須在磨懲途徑上更進一步。

在下層階級中，馬拉很得民心，對於他們的困苦，他常表示質樸而誠懇的同情。他之暴死激起了深刻的感情。本達波爾代表雅各賓黨發言，要求予這位自由之殉道者以入國葬所的榮譽。羅伯斯庇爾藉口該先替犧牲者報仇，費了大氣力始將這個主張打消。七月十六日，國民大會整個的參加馬拉的葬儀。這位人民之友葬在杜伊勒里宮花園中，埋在一箇點綴着白楊樹的人造洞中。他的心則懸掛在哥德利埃俱樂部大廳中。接連有幾個星期，巴黎各區及外省城市之大多數，都在爲他舉行追悼會，每次都有報仇的呼聲。他的半身像連同勒俾勒迪埃及沙利爾的半身像，陳列在各俱樂部及共和黨集會處的牆壁間。

血債要血來償付。沙利爾之死刑及馬拉之被刺，突然發生，相距不過三天，於是主張以恐怖手段去鎮壓通

敵的反革命派的人，更有有力的理由。犧牲者必須報復，必須使愛國領袖之生命不受貴族刀尖之威脅，軟弱而寬容的態度必須終止！

民衆領袖如勒克雷克、查格盧、及華爾勒諸人競爭着要繼承馬拉，其實馬拉在生時曾責斥他們之反革命的誇張。查格盧忙着於七月十六日發行一繼續馬拉之刊物的報，竟敢稱之爲「人民之友馬拉」陰庇下的法蘭西共和國之政論家」(Le Publicist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 l'ordre de Marat l'ami du peuple)。年輕的勒克雷克亦起而競爭。他於七月二十日刊行「人民之友」，即借用馬拉最初所辦的刊物之名。

忿激派以前是沒有機關報的，現在有了兩個。勒克雷克急起攻擊商業貴族。他認爲物價之貴是富人陰謀的結果。他斥責「這班公共強盜，竟在法律保護之下，享用其劫掠之果；」而且他說人民竟能如此『忍耐而良善，對於這一小羣暗殺犯不予打擊，』殊爲怪事。(見其七月二十三日一期)。他主張以死刑對付在日用品上投機者。查格盧馬上倣效他，還有更進一步的，艾貝爾感受這危險的競爭之威脅。爲着維持其父杜舍內報之聲譽起見，亦起而與那些自稱人民之友的繼承人競爭。七月二十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嚷道：『倘使要有人繼承馬拉，倘使要再有一個犧牲者，而這個犧牲者已準備一切及接受一切，這個人便是我！』他雖未放棄其本人對於憤激派領袖之敵意，但他已逐漸採納了他們的主張。在他的報紙之二六七期上面，他主張各地應將嫌疑犯關在教堂裏。爲供應城市糧食起見，國家應奪取這次收穫，而另外償付農人。麥、酒、及各種物品，應依照人口比例來分配給各郡。

這類足以激起巴黎各區暴動的煽動，正發生在一個合宜的時機。正在這七月底，糧食缺乏更爲尖銳。布勒塔尼及諾曼底各郡的叛亂，斷絕了他們對巴黎糧食之供應。麵包店前一清早就有人結隊等着。市場上已有紛擾。情況如此嚴重，公安委員會及治安委員會只得於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夜舉行聯席會議，以謀緊急處置。

公安委員會已感難於應付的威脅。俾約發楞及科洛得霸使議會通過七月二十七日嚴禁囤積之有名法令。所謂囤積居奇壟斷，係指商人不使商品及必需貨品自由流通之行動，『不按日將其公開出賣』，及任何個人

「自願使其或任其商品及必需貨品毀滅」之行動。凡藏有貨物者，限一星期內將所藏數目向市長報告。各市政府有權任命經濟檢查員，其薪給即由充公出賣物品所得支付。他們職司考核報告之是否確實，並監視商人出賣其貨品，須『分爲小量而賣與任何買主』。倘經商人拒絕，檢查員得代其發賣，而以所得還給商人。商人不報告或報告而不實者，及執行此律時瀆職之官吏，均處死刑。告密者，給予被充公貨品三分之一以爲獎賞。最後，刑事法庭對於違犯此律的罪犯之判決，不得上訴。

從此，凡屬最必需的貨物，均在政府機關統制之下，再沒有商業秘密。地窖，倉庫，及貨棧，均須經檢查員視察，他們更有權向商人索取貨單，這是依照忿激派的主張走了一大步。

一個如此重大的法律，事先竟未商之於公安委員會，亦未請其表示意見，即已提出，討論，而且通過，可見委員會對於議會的勢力，仍很微弱。

委員會還遇着議會一次重大的對抗。七月十九日，牠曾召回好些冷淡而可疑的議會特使，如在軍需品上有投機嫌疑的庫爾多瓦 (Courtois)，與利爾俱樂部衝突的勒薩治·塞諾 (Lesge-senault)，及杜安 (Duhem)，及與汪德黨軍中無套褲將領對敵的古匹約·得·封特內 (Gouppilleau de Fontenay)。次日，溫特派而爲丹敦之友的呂爾，斥責行政會議所派之特派員。(註六)據他說，這班人反而破壞議會特使的工作，用費既大，而成績毫無。另一丹敦派波朵則擁護呂爾的動議，這動議顯然是回答前一天公安委員會之召回議會特使的。俾約發楞爲布碩特派出的人物辯護，這個動議遂送交公安委員會審核。可是呂爾不滿足。他要求公安委員會須將派往外國的人物名單交國民大會，並須對各人加以考語。這提案違依費 (Taillefert) 及坎蓬二人之修正通過，限公安委員會在二十四小時內對行政會議派出人員加以說明。

屈斯丁雖經召回巴黎，仍能自由行動，並且變成出入巴勒羅壩賭場人物同情的示威之目標。公安委員會知其如此，因於七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夜間將其逮捕，且把他的參謀長而暫代北路軍司令的拉摩利爾 (Lamorlière) 同日撤職。這兩着又掀起國民大會中之爭論。這次丹敦挺身而出。對於屈斯丁之被捕，他佯爲贊許，但是他

說：『我主張陸軍部長及公安委員會應將控告這位將領的罪狀報告，以便國民大會有所議決。』德發爾（Darbo）要求委員會當場報告，幸經德魯埃之主張，未加時間限制。

拉摩利爾之撤職及屈斯丁之被捕，甚至在公安委員會內部亦起加斯巴朗之激烈反對。他是九委員中之惟一軍人，因此負責管理軍務。七月二十三日的委員會之會議，加斯巴朗沒有出席，次日藉口身體不好，提出辭職。數天之後，七月二十七日，屈斯丁要求國民大會宣佈其被捕之理由時，與加斯巴朗態度相同的杜里奧，主張將他的文件送軍事委員會審查，而不送公安委員會，於是羅伯斯庇爾不得不起而阻止公安委員會權力之被侵奪。

分裂的公安委員會，因加斯巴朗之辭職及杜里奧之反對而更衰弱，倘使沒有外力幫助，不久便要崩潰。

七月二十四日，牠又遇着一個新的打擊。派往汪德郡平亂的共和軍，七月十八日在微伊爾（Villiers）打了敗仗，而且被逐於洛瓦河之北。舊公安委員會委員布累阿（Breard）利用這次失利，要求委員會須於次日報告汪德郡的情況，和布碩特及其徒足壞事的特派員之行爲。薩爾冉更謂應請委員會說明比降之撤職及其任命『據云既無能力又無德行的人』羅西弱爾（Rossignol）之理由。國民大會把這兩個威脅的動議通過了。繼而宣讀北路軍議會特派杜安及勒薩治塞諾的來信，信中報告他們已將共和國將領拉發勒特（La Fayette）及其軍令官丟夫累塞（Dufresse）——是造成拉摩利爾撤職的兩位主要份子——撤職，並予以逮捕。業經公安委員會明令召回的議會特使，現在反以突然一擊來替拉摩利爾報復。

但是這一次公安委員會得到一位辯護者。羅伯斯庇爾提及當杜木里厄變叛時，拉發勒特曾阻止米克清斯基（Mieczynski）以利爾城投降奧軍。他的仇敵拉摩利爾被北方的共和派視為叛逆。他不服從布碩特的命令，而要撤去利爾城的炮隊。羅伯斯庇爾主張拉發勒特及丟夫累塞釋放，並令逮捕他們的議員立即回到國民大會。議會無人反對他，而將這事件移送公安委員會。

這次鬥爭仍須繼續兩天。七月二十五日，坎蓬要巴累說明汪德郡情形，陳述全部實況。達的古瓦特攻擊布

碩特，巴累不敢爲之辯護。議會決定明天選舉布碩特之繼任人。繼而議會舉出丹敦爲主席，達的古瓦特爲秘書。

可是羅伯斯庇爾再度來打敗其政敵。前一晚，他在雅各賓俱樂部舉發那攻擊拉發勒特及布碩特之陰謀，而稱讚公安委員會，謂其不應受牽制，因爲『我們要認定這個委員會是由有智慧與政略的人組成的，牠知道牠該如何去運用他們，我們該多信任牠一點。』

次日各俱樂部出席議會，這無疑是受了羅伯斯庇爾的鼓動。哥德利埃俱樂部要求維持布碩特，『因爲他會使軍隊無套褲黨化。布碩特剛揭破叛逆屈斯丁之可怕的反革命計劃。他之誠實與愛國熱情是毫無可疑的。』八月十日事變的革命人物，也在稱讚布碩特，並責難山嶽黨『不該在共和國最受暴風雨打聲之時，而仍這樣甘守緘默。』於是羅伯斯庇爾起而進攻。他說，主張撤換布碩特的人，『係受某些人之欺騙，這些人只希望以自己的黨羽充塞陸軍部，以便再有一個貝隆微爾，於是才可再產生一批杜木里厄。』提出貝隆微爾以代巴什的，是丹敦。丹敦現在却不發一言，其他的人也如此。議會未經辯論，即將前一天議決推選布碩特繼任人議案推翻。這一次是勝利了。巴累報告汪德郡情形時，並未遇到質問。反對派員消失了。

當晚，公安委員會請羅伯斯庇爾參加工作。假如巴累的話可信，則動議請羅伯斯庇爾參加的是庫通。數天之後，羅伯斯庇爾說他之接受這邀請是非他所願的。（註七）

羅伯斯庇爾掌權這一件事，開始了一個新時代。他之有助於公安委員會，不僅因其少有的特性，如其冷靜與胆量，敏銳的先見，厲害的口才，驚人的組織力，及其大公無私的態度，此外還有更重要的關係。自從制憲議會以來，羅伯斯庇爾在工人階級及下層社會中是最有聲望的，他取得他們的整個信任。在無套褲黨中，他是個無可與抗的領袖，尤其是自馬拉死了以後。他並不是單獨一人參加委員會。在他後面有一大部份鬥士，如組成各俱樂部堅強核心的人物，要與革命共存亡的人物，以及非征服即死而無他途可走的人物。

布碩特之維持，表示軍中將領繼續要民主化。他的保護人羅伯斯庇爾之參加政府，表示此後在民事或軍事

行政之各部門中，無套褲黨已有所恃，而其敵人要消聲匿跡，共和國當局以後不再欺哄人民，他們要聽取人民的怨訴，要顧念人民的疾苦，要與人民共同努力來救祖國。

羅伯斯庇爾要推動的政策，是民族的，而同時是民主的。當其着手時，即令在巴黎，即須對抗與極右派聯合的極左派。他開始這個鬥爭時，正值物資日益缺乏，邊境失利消息接連傳來之時。他並不失望，他是臨危受命，他毫不示弱而來擔負這樣重壓的擔子，他卒能使共和國逃過這難關，這一切足以證實他的聲譽之不虛。

(註一) 底義是一個王黨，本已使人懷疑，七月初被人控告，十三日議會下令將其逮捕。

(註二) 第一公安委員會委員最初亦為九人(參看第二卷第八章註一二)，後來略有增減。負責起草憲法的艾羅·得·塞舍爾等五人，本屬暫時附屬於委員會的，六月十五日正式令他們加入委員會。第一公安委員會人物之得當選為第二公安委員會委員者，有聖鞠斯特、庫通、巴累、艾羅·得·塞舍爾、加斯巴朗、及聖丹德累等六人。七月二十二日加斯巴朗辭職，二十七日以羅伯斯庇爾補之。八月十四日加入卡諾及普里歐·得·拉科多爾。九月六日加入俾約發楞及科洛得霸。九月二十日杜里奧辭職。從此委員共為十二人。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艾羅·得·塞舍爾受刑後，再未補充。依例，每月都有改選可能，但直到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羅伯斯庇爾派失敗時為止，其人員並無更動，其權力反逐漸增加，為恐怖得代少數者獨裁之主要機關，史稱大委員會(Grand comité)。委員會每日集會兩次，上午八時及夜間七時，下午一時則出席國民大會；除因疾病及出使外，委員都能經常出席。集會時並無主席，每次經一度會商後，即分別處理要公，各有專責；工作通常每日為十五六小時，殊為緊張。

(註三) 沙塞爾亦屬吉倫德黨，與畢羅樂於六月中旬逃至里昂，助長聯邦黨之亂。里昂為倫郡首府，而倫郡議員多數同情吉倫德黨。

(註四) 拉札爾卡諾即八月十四日加入公安委員會之卡諾，意波利特卡諾為其次子，亦政治家，曾參加一八四八年之臨時政府。

(註五) 沙勒特·科兌是科內伊的外甥侄女，住在吉倫德黨很得勢的卡恩，深具吉倫德黨情緒。她於七月九日離開卡恩，十一日抵巴黎，十三日往見馬拉，一再懇求，經第三次請求始得入見。時馬拉因病而坐在一個特製的鞞形澡盆中，被她用刀刺死。科兌被捕判處死刑，年僅二十五歲。

(註六) 行政會議亦派有特派員到各郡，始於五月六日，其職責本限於向行政會議報告外郡情形，事實上往往干涉地方行政。

(註七) 當晚(七月二十六日)羅伯斯庇爾即出席公安委員會，次日，聖丹德累正式提出議會，以他代業於兩日前辭職之加斯巴朗。加斯巴朗之辭職，係因反對逮捕屈斯丁。

第三章 一七九三年八月之危機

當一七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羅伯斯庇爾參加公安委員會時，正是最緊迫的時期。共和國的情況看來像是失望的。東北邊境上，到處軍事失利。七月二十八日，得到了馬因斯投降的消息。（註一）萊因河及摩則爾河方面軍，立即向洛特河及塞爾河敗退。次日，又得到伐倫西恩失陷的消息。倘使凱撒營（Camp de César）不守，則沿瓦茨河通巴黎的大道，將被最強大的敵軍長驅直入。在亞爾卑斯山方面，因為抽調了些軍隊去平倫河區域及南部的聯邦黨之亂，使克勒曼軍力薄弱，難於扼守摩里恩（Maurienne）及達倫特茨（Tarentaise）要道。在底里尼斯山方面，西班牙軍已有進展。七月二十八日，議會特使埃克斯勃（Expert）及普羅冉（Projean）從培比仰寄來報告說，威爾佛蘭什·得·康佛蘭（Villefranche-de-Confient）之居民已把敵人引進。七月二十七日，汪德郡亂黨已奪取了潘得塞（Ponts-de-Cé）而威脅安熱。

就在忠於革命的城市中，喬裝的王黨也敢於活動。厭戰的人，心裏只希望敵人勝利，恢復王政，以便結束戰爭。七月二十六日，議會特使德爾布累爾（Delbrel），勒圖諾爾，及勒發叟從業已威威脅的坎布累（Cambrai）寄來報告說：『這一帶的鄉民，一般是貪財的，因而我軍行動，大半每天都有人報告給敵人。有些村莊，整個願為敵人効力。』七月三十一日，議會特使巴薩爾從柏宗松寄來報告說，馬因斯傳來的消息激起了王黨的勇氣，他並表示不能控制狂信之徒的疑慮。事實上在督郡山區中，不久即發生教士的叛亂。

軍中士氣亦大為降落。北路軍的正規軍不滿於屈斯丁之被撤職。尚未出走的貴族將領與官佐，自覺常在被人懷疑，動輒得咎。要將他們撤換是件極困難的事。司令官一換再換。士兵不信任他們素不認識之臨時調來的將領。將領們自己也在懷疑。因為受着嚴密監視，他們不敢自動有所決斷。他們只想保全自己。最好的將領亦深深地覺得沮喪。八月十二日，萊因方面軍將領波阿內（Beauharnais）及斯巴爾（Spaur）提出辭職。他們力

言他們愛護共和國，可是他們說，他們認為「當革命在這時期，叛逆事件接連發生，危害自由的陰謀之主動者，幾乎往往是已往的貴族，那末，雖然他們心中念念不忘於自由與平等，但不幸生而具有此種污點，便應該自勵退避。」（註二）

往平汪德郡之亂的軍隊，異常紊亂，尤其是由「五百鏗英雄」組成的巴黎各營。臨時任命去統率他們的將領，只顧宴會而不想着打仗。派往監視他們的議會特使彼此又不一致。有些，如古匹約、得封特內、及步爾敦、得·洛瓦茨（Bourdon de l'Orse）傾向舊官佐，其他如綬帶及里沙爾（Richer）只信任新任命的無套褲黨官佐。遇失利時則相互推諉責任。紊亂情形便是如此。

一般情況較一年前維丹失陷以後時，更為嚴重，因為素來最擁護革命的城市工人，現在已表示不安與憤怒。七月底在各城市中，都因糧食恐慌而引起嚴重的亂事，在盧昂的艾斯呂·拉·發勒（Esnue la Valle）及勒匡特爾（Lecointre）就怕發生騷亂；在亞眠（Amiens）有強迫規定物價之事，而必待派沙跋及安德累·杜蒙（André Dumont）去恢復秩序；在恩英郡的亞的希（Attichy）及珊利斯附近，有小羣的聚衆之舉，足使科洛得及伊佐累（Isore）感覺極度不安。當河流枯竭時，爲使巴黎不困於饑荒起見，有時須用人力來磨麥。

忿激派覺得他們的時期到了，在挑起普遍的不滿。

七月二十九日，查格盧主張徵集大武力來解決糧食困難。八月六日，他主張以斷頭機對付三屆議會中會接受暴君金錢的議員。八月八日，他要求逮捕所有的銀行家，他說，就他們的職業而論，他們是國王們的走狗，現金囤積者，及造成飢荒的人。他又主張：『所有四年來獲得巨大產業的壞公民，利用國家之不幸而肥私囊的自利者。在未入議會以前每天所費有限，而今擁有巨產的議員們，以前但在陋巷做屠戶，而今擁有漂亮住宅的議員們（指勒冉德爾），以前旅行薩伏依及比利時，只能在小客棧中食宿，而今則能盛開宴會，出入劇場，蓄情人而且僱人來捧場的議員們（指丹敦、德拉夸及西蒙），務必使他們把所得的吐出來。』查格盧希望八月十日的結盟節，便是這班居奇者及聚斂者的末日。

七月二十七日，勒克雷克也起而要求逮捕所有的嫌疑人物，『俾八月十日之慶祝節，得以莊嚴地舉行。』對於責其主張流血的人，他於七月三十一日答覆說：『我說，有人說我在主張流血，因為我曾公開承認：一個革命者應當以冷酷態度爲革命而犧牲萬千惡棍，假使非此不可的話。好罷！法蘭西人，請了解我的整個意思罷，我要對你們預言，我們會有那麼一天，倘非我們的敵人死，便是我們死。……在事實上，我們的軍隊中仍留下了貴族在盤據高級職位，以致犧牲了一五〇、〇〇〇戰士。』在他的刊物之以後各期中，他一再訴之暴力，最後在八月六日，更攻擊國民大會：『人民們，你們沒有理由埋怨你們的立法者嗎？你們要求他們限定一切最必需品的價格，而他們拒絕了；要他們逮捕一切嫌疑人犯，而他們不通過；要他們把貴族與僧侶摒斥於軍民行政機關以外，他們也不答應。那末，爲着謀祖國之安全，只有訴之於革命行動，惟如此才可使全國居民奮起。』

前一年在維丹失陷以後，巴黎革命份子爲着鎮壓通敵者，曾屠殺各監獄中的嫌疑犯。現在又有言之確鑿的謠傳，說與此同樣的屠殺又要開始。已有標語在鼓動屠殺，七月二十四日之山嶽黨報 (*Journal de la Montagne*) 曾憤然攻擊這些煽動者。

與忿激派同時並起的，有仍留在巴黎的舊吉倫德黨及潛伏的王黨，他們也想利用物價高漲來造成初則反抗巴黎市府，繼而反抗國民大會的大運動。

羅蘭的朋友建築師谷什瓦 (*Alexandre-Pierre Cauchois*)，因得有他的本區——巴黎最溫和之一的波累倍爾區 (*Beaurepaire*) ——之擁護，於七月三十一日，結集四十八區中的三十九區之代表於主教宮，要求查核市府與承包商人之交易文件，及開放市立穀物及麵粉倉庫。次日，已被他們推爲祕書的谷什瓦，陪同主教宮中推派的二十四名代表，出席郡政府及市府，用威脅語說他係代表羣衆意志，要求立即交出文件。經市府謝絕以後，他在牆上貼出威嚇的標語，仍繼續結集其黨徒於主教宮達數星期之久。被禁於亞培獄中之吉倫德黨議員卡拉，以關切而同情的態度注視谷什瓦及各區與市府間之鬭爭，希望藉此來報復山嶽黨。

要了解這種情況的嚴重性，須不要忘却這時候的公安委員會還不能博得國民大會中大多數的擁護，牠的權力仍是有限的。牠還不能夠控制議會中的其他委員會，在原則上這些委員會是與牠平等的。牠所特有的職權，僅在監督各部行政及有權採取臨時處置而已。直到七月二十八日，牠才有權簽發逮捕狀，直到這時，關於搜查事件，牠仍須有賴於治安委員會，而組成治安委員會的，大部份是丹敦的朋友，並不熱烈地贊助牠。（註三）而且，公安委員會並無特有的武力可調遣以應付街頭的事變。正規軍各團及義勇軍各營均已開赴前線，留在巴黎的只有國民衛軍，係直接受市府指揮的，市府是唯一有武力的機關，倘使牠不擁護政府，則一遇輕微之暴動，政府即須屈服。市府本身又要依靠各區，有好些區正為戴有假面具的吉倫德黨及忿激派所左右。國民衛軍也是不大可靠。總們在鎮壓肥皂亂事時，顯得非常軟弱。（註四）他們也和不足者一般，感受物價的痛苦。公安委員會所具有的，只是精神上的力量，即輿論之力量，可是這個力量由若干人物來分享時，也就很脆弱。市府及公安委員會要求用大批偵探（*Observateurs*），以便注視輿情之表現，這樣小心謹慎，即足以說明他們對於街頭亂事之恐懼。

幸而公安委員會有了羅伯斯庇爾，於是牠有了具有威望而富於口才的代言人。在市府與國民大會之間，在國民大會與各俱樂部之間，在巴黎與全國之間，羅伯斯庇爾是個活的結子。必須利用牠之完滿的威望，才得調和各革命份子間之衝突，而提出協調的解決方法。在一七九三年八月這一個月中，他之努力是值得稱羨的。

首先，他盡力於革命的卓著勞績，便是使革命不為忿激派鼓動家所左右。總之要攻擊忿激派，並非因為他怕他們的社會政策。在他的手冊中，他曾記有綜述他的政策之名言：『足食及公正的法律』（*Subsistances et lois Populaires*）。可是忿激派要搖動人心，要造成暴亂與無秩序。他們和羅蘭黨谷什瓦所團集的股份子——和他們同樣可疑的股份子——攜手。

八月五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開始這個鬥爭，他答覆攻擊國民大會全體，而尤其是攻擊丹敦與德拉夸的萬撒（*Vincent*）。萬撒主張雅各賓黨應造具愛國者名冊，以便派人繼任出缺的職位。有了任命權之後，

他們便成了政府的主動人。羅伯斯庇爾冒火了。他埋怨『這一旦成為愛國者的新人物，只想在民衆中犧牲人民的老朋友。』他替受人毀謗的丹敦辯護，他說：『如果有人要貶責丹敦，除非他能證明他自己是更有能力，更有才智，更愛祖國。』既而，他撇開萬撒而轉向他所認為指使萬撒的人，攻擊勒克雷爾及查格盧是『兩個受人民之敵所收買的人，兩個被馬拉所唾棄的人。』兩個現在盜襲馬拉的名義以便更易敗壞眞愛國者的人。

●八月七日，羅伯斯庇爾又勸雅谷賓黨當心那些足以危害共和國的過份主張。他揭發忿激派企圖重演九月恐怖的詭計，他稱讚谷什瓦及各區首領所攻擊的巴什、安里奧、及市府。他的演講如此動人，俱樂部當日即推他爲主席。次日，他使馬拉的夫人西蒙·艾夫拉（Simone Evard）出席國民大會，攻擊『所有玷辱她丈夫聲名的虛偽之毀謗者』，只想利用她丈夫的名字來宣傳過份主張。『他們在他死後，仍要繼續那類狠毒的毀謗，把他說來像個專門搗亂的狂徒。』羅伯斯庇爾使議會將艾夫拉這個請願載入公報（Bulletin），並令治安委員會偵查查格盧及勒克雷爾的行爲。

八月十日慶祝節之所以能無困難而未流血地舉行，是要歸功於羅伯斯庇爾的。

對於會集在主教宮的各區代表，公安委員會能以巧妙的手段來應付。八月一日到二日的晚上，他接見他們的代表，慰以好言，但對他們說，因爲八月十日結盟節快要到了，頂好將他們要求清查市府倉庫的日期，改遲到本月十二日或十五日。各區代表竟接受了這個諾言，可是八月十日一過，市府因有委員會之助，拒絕公開倉庫。牠只答應改組管理糧食的機關。巴什控告谷什瓦，說他之要清查記錄，目的在使貪得的投機者明白實況，『俾其利用之以抬高價格，使反革命派利用之以攔截附近的糧食，阻其運來。』已被格拉微利爾區所摒斥的查格盧，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被拘禁於市政廳的拘留所中。八月二十五日，根據塔利安的提議，國民大會令結集在主教宮達三周之久的各區代表會解散。他們毫無抵抗地解散了。

倘使公安委員會不會採用有效方法來充實巴黎之糧食，也不能得到這樣好的結果。牠以鉅大的數目交市府支配：七月二十四日爲五四〇、〇〇〇法郎，專爲購買牛肉及米糧之用。八月七日爲兩百萬，用以購買穀物及

麵粉。八月十四日又有三百萬。單是金錢還不夠，還得克服農人的惡意。委員會推選國民大會之得力的議員，派往鄰近各郡去登記糧食，一如維丹失陷後一般，徵用勞力去從事收割。七月二十六日，邦內發爾（Banneval）及盧（Roux）二人從歐爾·埃·洛瓦寫信給國民大會說，各鎮都有一袋麵粉要於八月十日送到巴黎，有無數結盟軍在做效這個辦法，他們要帶着整車的糧食來。這樣使首都有了糧食，於是忿激派失去了攻擊市府及國民大會之主要理由。

八月九日巴黎使議會通過一個有名法案，每縣設立倉庫一所，由農民輸入實物，並通過十萬萬經常收買穀物，以資儲備。麵包商須受當地公市之嚴密監視，公市得徵用他們的爐灶。歇業者即被剝奪公權，並罰作苦役一年。這類倉庫自然只是紙上談兵而已。在日食不給的時候，那兒去找這些穀物來儲積呢？可是和許多其他的法案一般，這個法令之目的只在消除恐懼，使飢民存有一線希望而已。

八月十日就要在各初級議會代表之前，嚴肅的宣佈新憲法。（註五）在內亂尚未平定，外敵尚未征服以前，倘使立即施行這個憲法，進行新選舉，會是何等盲動之舉！委員會對於山嶽黨之實力看得很清楚。牠知道，許多選舉人之通過這個憲法，因為希望在施行此憲法之時，即可將山嶽黨摒之於外。

七月二十六日，杜霸·克藍塞及戈迪埃二人從格累諾布爾寄信給公安委員會，勸其使議會宣佈：『曾為國民大會議員或服務於行政及司法機關及各區之人員』，而曾參加聯邦黨之亂的，十年內無被選舉資格。『你們在解散之前，倘使不採取這個步驟，則眼見在今後的第一屆議會中，將充滿着現在受束縛的無信之輩，他們會藉口於秩序而提出一切最有害於自由的方策，及製訂目的在報復而流血的法律，以對付曾參加及擁護革命的人。』公安委員會和這些議會特使所見相同，但是較之更進一步。牠根本不希望有選舉。也許，牠怕如通過無被選資格者之法案，無異是違反憲法中所宣佈的原則，予吉德黨一個絕好口實，責他們不兌現。八月十一日，當沙波正式提議宣佈凡無正當理由缺席於初級議會及拒絕通過憲法的人，均無被選舉資格，這提案送交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將其擱置。

羅蘭的老朋友而已，傾向山嶽黨的蘭特拿斯，提議要使八月十日結盟節成爲『博愛慶祝節』，而開始共和派間的彼此諒解時代。』換言之，即與聯邦主義者攜手而予以大赦。國民大會中之溫和派都同情這個主張。加拉在他的回憶錄中，竟謂丹敦及勒冉德爾亦同意這個辦法。據議員布拉德 (Brad) 八月五日信上說，巴累對此亦表贊同。可是艾貝爾及羅伯斯庇爾却使之未能實現。艾貝爾說，催眠派 (Endormeurs) (註六) 所主張的大赦，目的在恢復王政。

公安委員會採納羅伯斯庇爾及庫通的意見，認爲聯邦主義不消滅，決不妥協。八月二日，庫通因羅伯斯庇爾之助，使議會議決控告吉倫德黨 卡拉，以其曾欲擁約克公爵而重建王政。

公安委員會恐怕主張大赦及施行新憲法之舉，足以影響從全國各地來參加八月十日節的結盟軍。(註七) 牠毫不猶疑地採取斷然處置。牠沿途派有特務人員，搜查結盟軍，檢查他們的信件，遇有可疑者則予以逮捕。當八月五日議員迪卜爾 (Thibault) 抗議此類威脅辦法時，庫通控其與聯邦黨勾結，羅伯斯庇爾使他啞口無言。委員會以三〇〇、〇〇〇鎊交奧里安，令其主持嚴密監視結盟軍事務。又以五〇〇、〇〇〇鎊交巴什，令其貼補各區監視委員會中之貧寒人員 (八月七日)。

這類預防措施是有效果的。結盟軍受了雅各賓黨的勸化，雅各賓黨以其大廳供他們使用，又受了各區山嶽黨及市府的優待與稱頌，他們於是放棄了反對巴黎的成見。他們不但不與公安委員會爲難，在重要關頭時反而予以有力的扶助。他們回到各省以後，反而變成了山嶽黨福音的傳道者。他們的態度既如此鮮明，始有使他們參加政府工作的正式法案。

八月六日，他們的發言人沙倫緒梭恩 (Schalonsur-Saône) 的牧師克洛·羅瓦葉 (Claude Royer) 堅決宣稱反對施行新憲法。他說：『這是福楊黨，溫和派，聯邦黨，貴族，及一切反革命派所希望的！』溫和派不敢主張大赦，可是敢於要求施行新憲法，無疑地因爲他們認爲可以得到艾貝爾派之助。凡屬希望在下屆議會能佔一席，認爲現政府人物業已過時，而其統治難於忍受，必欲取而代之的人，自然歡迎這個進行新選舉的主張。